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淵穎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來枋遠

謄録監生臣薩龍光

淵穎集卷七

元　吳萊　撰

與黄明逺第三書論樂府雜説

昨出古詩考録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絶未有慨然致力于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

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為主聲之條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樂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七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

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寛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録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

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寖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

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斑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為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

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趣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晳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

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
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
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
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
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
取兢則列叙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
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
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删之逸詩是亦無畀乎文中

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三墳辨

三墳書近出偽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無

卦爻有卦象文辭而義隨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為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别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兊初艮初震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是已又何析而為二乎唐藝文

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尚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踵吾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為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尚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尚言大道孔子不删孔子删之比其文誠不雅馴矣東漢以來説者所指三皇之號又不一劉恕乃謂古無三皇五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耳比其書果何頼乎嗚呼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也外有紀姓者叙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

史泌乃據丹壺名山記吕梁碑及輶軒使者方言却疑三墳書膚淺不可徵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者何非括提合雒連通叙命之類乎姓者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二姓之類乎大率與路史合也泌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及山海經等書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蒲田鄭樵且謂東漢諸儒尚喜讖三墳書雖近出膚不猶愈於讖乎乃引柴霖之傳而上寘諸古易經之列以為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偽

也嗚呼孔子歿天下言人人殊荀卿子激焉至言性出於聖人之偽卒併詩書六藝之正者一畀秦火而雜燒之又豈不以其偽之勝乎古人嘗有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標鹿之世亦未為不知學也哉

伯夷辨

予讀呂氏春秋伯夷自北海而歸周至岐陽文王已卒武王即位使召公奭盟微子使周公旦盟膠鬲由是伯

夷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豈其然乎當紂之世天下紛亂伯夷之欲為聖人猉者久矣聞善養老而往就養岐梁之間固不在文王將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又豈果有勝殷殺紂之心哉膠鬲紂賢臣也嘗與之約戰矣雖天甚雨猶不欲失期往救其死況先使周公要之以加富就官之盟乎將已有篡弒一定之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不然膠鬲非賢者乎又微子遭時之變猶念念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未肯自通於周以為已他日

利世爲長侯守殷祭祀召公亦何以有是盟乎武王克殷復立武庚不幸三監之流言共爲王室之不靖成王周公然後起而殺之也不然則請後七廟世守天子之禮樂豈有待於東夏之别封乎夫如是微子膠鬲二盟皆非也二盟既非則伯夷嘗至周而就養矣孟子曰天下之大老歸之文王蓋未卒也藉令武王繼之紂而攺行將先天下率諸侯修朝事未嘗欲推亂而易暴也殺牲埋書而煩褻鬼神行貨要利而離間天子左右伯夷

當聞其風不入其境豈暇到岐陽而後去哉去之以自潔隱焉而餓死扣馬諫伐之後也然則雖受文王之養亦且必受武王之養矣太史公迷於文王受命改元作伯夷列傳有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比又以為不見文王而遽去胥失之矣

樂正子徵罔辨

齊伐魯魯平齊索岑罔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盍使樂正子徵之使樂正子樂正子曰必以岑罔往魯君曰

吾愛吾嬰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子謂樂正子未知信者也夫信者本一夫之私行而欲以應天下之變天下之變萬不同且使其拘一曲執小諒者以應之鮮不自賊者矣蓋此有所謂權焉權者何義是也行茍合義雖言不徵不害為信義一不合徒務徑情以直行是則尾生之抱柱也今夫齊魯相攻擊危急旦暮耳一嬰豈敵一國家哉然而宗廟之重器不敢輕以與人也彼方以不義徵吾信吾則以贗奪真亦兩相當者何必若是

慭慭然哉設或求喝不已又求割地與求斬大將首與求太子為質而後退師於是使樂正子徼之且一一徇之乎抑違之也夫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而欲徒以執一行之是則用吾拘滯膠固之見而徼夫無所稽考之器且不可又況欲以聖人體道之大權而維持天下之變故失之跬步則憂在千里之外矣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孟子之言也彼樂正子非孟子之徒歟其相魯也孟子喜而不寐人問之則曰

善人也信人也嗚呼是亦信之小者耳今也不信一國之信而惟信樂正子之信則樂正子見重於齊魯也久矣夫既自信其信而君又愛吾不若以實告齊曰吾固賢也然是吾吾先君之分器將以是奉犧牲供祭祀而周公太公實與享之不然則二公之盟不云乎世世子孫毋相害也吾先大夫展禽嘗以是言却君師矣夫吾國不能下人以禮而至用其世守之器君亦不能以禮服人而欲奪人之所有皆君之所惡者也為此計者內不

失罰而我之信義加於鄰國彼必悅服而去之信之大者也夫又何取乎一夫之私行為哉然樂正子儒者其為人也好善且善改過惟他書載徵罰一事不類故深辨之否則戰國傾危險詐之士踵相接也孰謂樂正子者非賢哉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南到今慶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

葉渡覓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筋輙刈以
鬻鹽東偪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
寶或云東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曾
就臺𤄩弩射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又別作大筒曳鐵
鏁江水夷舟猝不得入前至峽口恠石嶔險離立南曰
金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為蛟門峽束浪激或大如五石
斗甕躍入空中却墮下碎為霏雨或遠如雪山冰岸挾
風力作聲勢崩擁舟蕩漾與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

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所在獨帆檣上指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鬭舟不能尺咫一撞礁石且糜解不可支持又前則為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鐵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墺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蝤蛑蛇母彈塗僻步腥涎爽味逆人鼻口歲或仰穀他郡東從舟山過赤嶼轉入外洋望岝峇山山出白艾地多蛇東到梅岑山梅

子真煉藥處山梵書所謂補怛洛迦山也唐言小白花山自山東行西折為觀音洞洞瞰海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黒旁罅而兩岐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撥擊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峭石嚙足泉流滲滴懸綴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洞土人云曾有老僧秉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側首睨之寛弘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巃嵸岪嵂高壘石如砥東望窅窅想像高麗日本

界如在雲霧蒼莽中日初出大如米莚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爵然鮮明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僧伽黎衣或現或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屹立巨浸如世疊太湖靈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山多大樹徐市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立旋繞小嶼屹如千尺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山為鄞中畔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

人不可到隱隱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攫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具蜿蜒跨空長三十里舟徑其下西轉別為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為朐山岱山石蘭山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為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几硯會稽之水又南則為黃公墓黃公赤刀厭虎厭不行為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乃屬越曰甬句東越

王句踐欲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三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特未始深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晉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稱入會稽者為入東抱朴子亦云古仙者之藥登名山為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國回姑蘇山海奇絕處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翫宗少文臥遊不是過矣

周正如傳考序

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别夏殷也及尋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讖緯孔子初無明説後之儒者頗用黄帝以來七厯求春秋時厯卒不盡合杜征南長厯反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湯武而遽革之哉

世之說者嘗謂當周之世春秋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為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為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而已自今學者之說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

月亦假矣當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為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烝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為顔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泰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顔師古漢書注且以為孝武時改太初歴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為冬十月

者抑難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為正則皆可以為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為春也亦可矣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歷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為孟春次年三月為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民時又不嘗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說書者蔡氏父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

時改易尤為無藝三代之改正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為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謂三代之世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魯用周正吾於春秋魯史見之曲沃用夏

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採諸國之史以為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三年十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正月又曰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辨火出之候亦曰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又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間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巽建矣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

甘誓且截其怠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當以人為紀先王為是推筴迎日治歷明時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革毨氄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輙因之而不敢變也意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即位之初年為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

也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淵而淵又受業于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為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已說最為明了考正之作實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註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弟春秋集註且謂周正建子即以為春

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考正之意哉予葢歸而質之黄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世用夏正者也未可以說春秋乃作周正如傳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予故并識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為何如

古職方録序

鄉子嘗治春秋左氏傳及太史公書稍觀黄帝以來王者都邑及春秋諸國交爭時分地山川城邑較之禹貢已多乖盭不可徵自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丘明爲之傳丘明魯人也尤識周魯典故莊僖以前特言齊鄭襄昭之後特舉晉楚餘大國頗及宋衛陳蔡若燕秦又以絶遠無赴告甚略太史公采世本戰國策作三代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其云舜稷契皋陶伯夷栢翳之裔詳矣垂益夔龍則曰其後不知所封又曰滕薛騶小不足齒

周武王時侯邑尚千餘江黄胡沈之屬不可勝計故弗采著然則周制害已諸侯悉去其籍雖曰頒爵與禄孟子猶不能詳況他人乎方堯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為九及舜攝位冀分為三青分為二至禹而後合堯之舊班固云黄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黄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之外黄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别有九服服别五

百里方而計者則為萬里漢地理志亦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紀山川大抵與禹貢不異何其里數若是之懸絶哉或曰尚書據虛空鳥路方直而取之漢志乃因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或曰禹之聲教所及地盡四海其疆理所治制止五服若夫荒服之外則又有區畫者存非若周漢且盡其地之所及者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制四海之内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撰地之實也故周

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宋仲幾嘗言滕薛郳為宋役而薛宰竟不從焉況附庸者朝從於衛夕入於鄭西通於秦南屈於楚葢有之矣當世昌嘗以北為疆界之佡離者哉然又有一說焉夫兾禹之所都兾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

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為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為男服葢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臯虎牢之險夫豈五服之制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邇於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而虞舜狩若謂周之斥大土疆又皆不出於蒼梧碣石之外不然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僅千八百國毋乃夏后之盛猶愈於成周之盛乎將此萬國者特舉成數而言非實至萬也然鄭所言黄帝方

制萬里而得百里之國萬區者夫苟一國而方百里矣至於萬區則不止方制萬里以為方制萬里則萬區之國每國以開方之法計是亦不過每國四里而已何有百里哉且國猶邑也鄭取十邑河南即虢檜等小國楚敗四邑郊郢即隨絞等小國方里而井井四為邑故小曰邑大曰都萬區猶萬邑也舉不及百里之數者凡以一邑四里也齊魯之初封也孟子亦稱儉於百里儉者不足也不足於百里也戰國時乃方百里者五必曰當

在所損以復於先王之舊若明堂位言魯七百里出於成王之特賜是徒漢儒習見戰國之魯非成周之魯也漢儒所以言此者由周禮公地方五百里之說誤之也然周之西都僅四百里東得洛陽六百里乃合千里三公公爵也采地將不方五百里乎苟方五百里則天子亦無地以自容魯一侯爵耳藉令成王未賜亦當得四百里以一州千里計僅封侯國二而有餘三而不足將以何地而給千八百國之君乎是豈魯之侯爵百里而

止非七百里也周禮又討論於漢儒之手故以其封國之誤者攙入之遂變而為斥大土疆廣為封建之說殊不知禹服猶周服也黄帝之萬國舜之十有二州亦猶周服也若謂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畫之者恐不可以論周止可以論漢漢之盛時東置玄菟樂浪北度陰山西盡西域南窮交廣僭耳且有非古九州之域者故予每謂封國當從王制百里之國不加多也州域當從禹貢五服之地不加廣也如是而已耳昔者晉陳壽嘗撰古

國志五十篇世遠書無可徵於是本禹貢采周職方用叙前古帝王公侯名氏都邑之不同者餘及四夷種類亦繁夥矣合之以秦漢以來郡縣且志其成敗興滅之端知者詳之否則或闕使後之博古君子覽觀焉

後序

自古者帝王公侯都邑名氏興滅之故紛乎夥矣予少時嘗疏其一二曰古職方録且序之然猶有可疑者葢孔子之序書也自唐虞始荀卿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其

文野及孔安國書序又言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徵
楚左史倚相吾誰信哉信聖人而已矣夏后氏承唐虞
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殷湯革命存者三千武
王克殷大封同姓餘蓋一千八百是果何以驗其然耶
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紬夏武王資八百諸侯以伐殷
何不思之甚也湯始征自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及
有事於桀雖亳衆尚憚於征役且諭之以弔伐之不得
已又況其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率殷之叛國以

事紂武王豈得因六州之衆以往脅於君哉及大會盟津陳牧野率用西人不曰西土有衆必曰我西土君子下及庸蜀八小國耳他無見也要之是説又因王制周禮之異妄言之耳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禮大司徒公侯之田則以一男當之推而極於五百里之廣及總天子寰內與八州所建之國無地可容鄭康成云自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增加諸國之地故禮與王制不合王制又殷制也春秋變周之文

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為一公侯伯三等而已至周乃更
立五等然禹貢所設男爵小邦已在侯服之内實有出
於殷人之先者春秋亦未嘗不書五等之爵也孔頴達
云馬融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各有所據難以質其是非
雖然王制豈殷制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左氏傳曰
列國一同或攤算或紐算自實其所載九州千八百國
之數比之王制地又加倍者說禮家紙上文耳近世說
者知禮與王制不可合言自夏商以來分土無過三等

班爵則必立五等至周而封疆少異而實不異公五百里其所食者二百五十里侯四百里其所食者百三十里有奇伯三百里其所食者一百里子二百里其所食者五十里男一百里其所食者二十五里自其所食者求合王制獨侯爵之百里子爵之五十里公則贏而男則不足者半又謂終周之世此爵往往設而不封公爵一宋是已男爵二許宿是已虞虢則三公之公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也雖然陳舜之後杞禹之後周之初封

當與宋並爵為公胡公東樓公猶班班然見於史陳之為侯杞之為伯後世之自降也任宿須句顓臾風姓濟水上小國微乎微者也與盟于宋來訃於魯亦得託於春秋餘豈無類宿者爵之以男乎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雖虞虢以外諸侯入仕王朝既曰公矣未有不受公爵者驪戎固夷狄也推其地必在西周畿內豈自夏而變夷者耶且姬姓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無稱男者然又曰職方之制邦國千里封公

則四封男則百特建國之率也予於是始有悟焉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總數也意若曰州方千里建國若干九州之內則以之建若干國也不然天子之寰內公卿大夫與王之子弟咸食采其中所餘之地亦幾何哉春秋之初王政廢壞侯度放紛非西周比也公侯列國猶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求其大者纔十一二附庸小邑夷狄雜種悉充其數齊負東海楚據方城之南晉雄其北而秦又崛起於西獨未至流沙之極大抵自

號曰霸朝聘盟會侵伐之所及者比之千八百國之數十八分之一也何大相遼絶如此耶然則九州所建未必實有千八百國或封或未封封則實有是國未封則虛是國以待可封之人如宣王之封申伯封則曰申國未封則猶曰謝邑或即以其虛國為諸國之加地如宋鄭之間有六邑不屬諸侯則自掌於天子之吏是故公爵自百里而加至五百里男爵自五十里而加至百里非盡然也特以是而為建國之率不得過也鄭康成不

察於此乃謂周實有千八百國每國實有五百里至一百里之地非斥大九州之界則亦不能容是若干國也此其失也葢惟子朱子嘗謂孟子班爵禄之言已與周禮王制不合而王制又自與周禮不合近世說者乃曰馬融之本周禮者自其軍賦而言之也包咸之依王制者自其田賦而言之也制田制軍縱横凖筭必使周禮王制之不合者而必合於一也然以孟子當赧王之際周禮已不復存王制之作本出於漢之博士而周官又

出於劉歆雖朱子亦固不能無疑矣關之可也予故特附其臆說於是錄之後併以俟夫知者而就正焉

關子明易傳後序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朗子明事後得天水趙蕤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槩易上下繫之義疏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别為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於阮逸關氏易傳肇於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息盈虛爻象筴數之類

獨與張彝相問答彝嘗薦之魏孝文而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歟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使其學鑿焉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讖緯此豈聖人之意哉葢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為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焉將以著其未畫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茍造其理而過為其畫之求太玄準易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

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訖于幾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達者以為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禮樂之教復明於斯世毋乃徒託於此而侈言之歟至於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筴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歷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益深於易者也雖然昔者子張嘗

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卜之數夏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為其說者尊周漢廢介鄗且以明真主正統之所歸後世讖緯之流耳楚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孫皓亦命尚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君者曾不悟其已之不脩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

見其槩耳元魏以下爭奪擾攘乃若灼然親睹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彛之殺亂瑞見矣曾不告之以辟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銓削選格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法自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關氏每拳拳於天人相與之際令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為而為者終至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關氏之學殆孤矣吾故欲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質夫人焉

妄箴

我相我心圜中竅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真乃以妄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倏而氣盈忽以質靡衝爲機張湧作鼓鞴貧將急富粱肉猶攜賤欲速貴姬姜営蒯窮思何益巧筭何賴本根不守萌蘖徒汰撅目出光螢爝猶沫塞耳有聲暴若雷礚一真尚迷衆妄弗退卒與妄居毋俾正敗我曰不然職用自劾勗言敬玆永佩

妄戒

躁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返不足當其躁起熾彼炎熇不躁則藏積為酖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爾夷陷若谿谷狐狸叫呼鰌鱔跳曲匪飈薄天匪浪砅陸何能爾動動則相觸豈不或靜拯爾迷復内省邪幾童牛之牿外惇正行羸豕弗躅緊沈與寘不自表襮雖躁勿躁敢不斂束昭然陽明窒爾陰濁惟是躁心我告匪瀆

教箴

人可教乎教不可長孰使子教教其焉往惟昔孔孟豈不或然教其所可乃人之懲既辭以疾又皷予瑟留亦不止予隱予几衰今之人欲一以教詆欺窮陋矜説華好狂歘黠歘自謂過人過猶不及迮喪其身毋謂人言無足去取吉人之辭不在頰輔毋謂人行無足是非守之以正動與俗違人寧教子子必自省彼何人斯教焉是逞

惰箴

惟我之惰我何以生我生之微曷敢荒寧莫健匪天晝夜不息繫之星辰厥有羸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疢疾憂患惕焉以保人寧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儆戒日趨宴安周公作書是曰無逸求其艱難務在稼穡糞墻朽木嘗責宰我聖人尚云夫豈我可念慮之萌惰或弭之事為之著惰或弛之我告予惰惰乃不改習與性成後慎毋悔

鹽官箴

廓惟東南瀛海之府乾靈輸波坤輿孕鹵熾之炎上潟以潤下五味之長百穀之主豈伊廣斥禹服有貢物因天産利許民共豈伊虎形周官有職禮存國容鹹佐王食時惟管生乃始榷之圖霸何急奪民所資秦益其侈漢承其敝將衆是濟豈我之私舟車交載水陸間道牢盆斯給漕輓斯考口稽甕人家具竈媪苛碎已甚惕焉不保卑哉漢昭亦或罷榷云何可徵議在文學法如張

弓利若舐刃刃銛則傷弓滿則窘貪以近寶寶不可即富以斂怨怨何能克吁令之人汔可小息敢告所司敬之毋懕

庸田箴

惟林其生亦夥斯植凡厥庶民我藝黍稷祗命農父飭是稻人井田之畫溝洫以均均以其流畫以其絡仁施暵乾利化磽埆在山者激過顙斯搏寧順其行勿私汝鑿胡水之洚微禹其魚胡水之污陸海以腴曰漳曰涇

克釃汝渠曰史曰白史不絶書胡可滅裂胡可鹵莽田畯之功水庸與享厥有牆屋汝謂撤之厥有田甽汝謂剗之慎毋輕民民乃邦本生養必遂務在蕪㳄慎毋去食食乃民天儲蓄必贏否則瘠捐自利利民豈止川瀆非汝之背我民之足我民不足其何能穀世無召父誰踵其躅

韶石銘

遡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廵于南曰至蒼梧有巉者石岌

彼海隅我奏我韶者定爾區或搏或拊或戛或擊從之則純成也以繹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功之叙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居百王首孰强非羸式訛人心孰淫非鄭卒賾古音泠泠斯深濔濔斯廣魚龍不波鳳鳥焉往有嶢者石雙闕之峨誰使洞庭不張咸池丘曰盡善札云茂加非帝之恩我銘謂何

秦坑銘

惟嬴之詹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嬴日以跌竹帛烟起干戈流血邈矣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羲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啓我混沌闓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瞽微言如綫横議溢鄙鈎鈲析亂不撲益熾出王入霸儒墨相駁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黠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

激銘𣣿氏我將適從

春秋臺銘

惟汶之東古稱中都其西匯如鉅野所瀦於昭魯侯言出于狩曾不登歷聖聖應在藪彼車者子乃獲斯醜緊聖是惻愚者以走嗟嗟宗周岌岌業業禮墜樂壞兵戈日接齊強而據晉悍而讋楨夷相陵弱邑就壓惟理與欲夫既析之惟亂與賊不其戚而其褒伊何畀以絺繢其貶伊何齊斧弗貸彼替左生史編是徵惟高及赤口

說相承一之弗協式用沸騰夸矛謷盾孰鼓以興此與者臺縶聖是處豈圖跡肉角復出榛莽徘徊顧瞻逖矣中土嗚呼吾銘永鎮鄒魯

磻溪銘

有瀏斯溪惟石之磻誰歟漁者伯夷之孫自彼東海曰徂周原我志非魚我人之完天錫有周君臣相懽爰底于牧爰取厥殘我洛我謀皇旅嘽嘽既定周鄂却閑齊藩方韜汝光闕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勾吳歷聘上國王綱隳壞侯度傾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惰窳二氣苛慝禮樂不興繄誰之則我奉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曰至魯邦魯侯賓之自郊徂宮魯侯享之式命瞽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箾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奏武功淵乎蕩乎泱泱渢渢或秉以籥或綴

以崇上際湯禹虞舜之隆曰濩曰夏韶箾以終嗚呼四代一日備舉參聲知政閎覽博古或登或降蹴踖傴僂夫何自鄶乃不及魯公畀私彊寠棄厥緒或僭以佾或雍或旅褻磬武蹳方叔之鼓踰河蹈海散亂無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器之尚存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郯子學在四夷邈矣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矇瞍失列日趨淫哇恒用鴆吶宣榭既焚本實先撥我之懐矣心焉孔怛作此頌章昭示來哲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於南服自尋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中獲之猗歟壯哉蓋夫荆揚之域水土墊隘淫𧉻虵行風雨怒作掀艫蕩縴睒瞪㥘愕莫之敢攖上乃御黄間挾剛挂朱韘闓體而騰𢿢白羽應弦以砰礴霜批鱗頳霧皺鬐鬣肉淵髓砍披角劉耳於是海童闢路川后清宫神靈恪虔耊老懽抃信帝王之英略天下之竒觀已人莫不曰齊臣驂孳吕梁雷轟楚士劒揮江水血變

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烏足以動萬乘也哉夫豈區宇
寧謐四夷犇竄掩沙漠之貪鷙剃篁竹之炎鬱强無有
不弱堅無有不瑕拒之者如撓沸劘之者如拉朽將信
威乎鞮譯又何獨快意於鱗介嗚呼材之尚氣之勁邇
之悦遠之慴雲烏之散沒魚鼊之顑頷殆有不必勞弓
而挫鏑者臣秉臣朔臣助臣壽王躬睹盛美獨闕歌頌
千載之下黙黙不文予故特跡史氏之舊作是頌頌曰
大漢之興兮世繼其烈言巡東南兮略彼揚越一江橫

匯兮陂障險隘有蛟崛起兮中路洶絶鷙拏齚攫兮渤澥作孽工之頹慭兮發我獷厲起施猛毅兮鬐角盡披九嶷曉出兮矯立巀嶭舳艫暮拔兮波濤疊雪工神且武兮瞻仰桓撥功負不世兮威振有截舟車所通兮職貢用戾龍沙不揚兮瘴海枯竭工飛無所逃兮下走無所脱嗚呼漢之廣大兮古未之埒

百里奚讃

我思古人惟百里子自其知學亦聿既仕出于宋游弗

克離祉移事周頽復梔我軌我告我蹇我從于虞蹇謂不可我遡其驅郭門不啓號道是輸孰云我智我諫我愚豈伊一身終顯西土我肥我牛庸䠋五羖相業弘闢霸圖超距國中行游童叟笑舞勿曰我耄耄無壯時勿曰我賤賤者貴基勾萌甲拆搦好之姿干霄合抱貴有宜拖嗟哉時命萬世一阨矧茲白徒曾罔黄馘太公屠釣何晚弗獲繄我人斯老死誰惕

接輿讚

古有狂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趨放言寬行神
則内居鳥鷩獸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荆楚是屆救時
斯亟從政者殆矧麟未蹙何鳳之翹曷違我真近受世
害緊聖所可彼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曰天執心既一
抱道弗權視玆犬彘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適名姓蕪
菁是食駟鎰枉聘聿和其光克性爾性高飈不羣隱德
之鏡我友者扈曾弗服裳豈無污濁譏我踽涼既馳且
驚滿國若狂古狂不作俾也可忌

古碣石辭

古碣石者本禹貢冀州之域葢今東南海運自海而北達漳河實出乎此予喜其上符唐虞之舊制也勒之以辭

惟聖建國寔曰冀都北極之運萬邦作孚宫廷彤赫峙彼中居士女和會溢郛塞郛江檣白粲淮楫黄淤聿官有漕覔海其艫偉哉碣石枕我海隅表此水道長為委輸上蟠乾輿下結坤區割流猤養披秀醫閭日月播盪

星辰盤紆怪神罔象鼉鰐龍魚飆扶纜守翼奮鱗驅悉
葦國用來通帝家自國有貢或河而渠或砥斯鑿或絶
或踰繭絲紈帛金寶象珠搜毫竭縷滿捆壓車刓茲米
粟誠係藏儲得一圭撮懸萬命軀漢苦轉輓唐尼征需
於穆我后仰承唐虞按之圖籍實以德符普天率土贍
戴罔渝偉哉碣石厥狀屹如若柱斯植若甬斯闕溟漲
如席獨漳以趨削巉勒辭永代是模

白雲先生許君哀頌辭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説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自嬴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來老師宿儒失其本經不惟口以傳授則或新出於風雨壞屋之所藏是以惟傳經久而不差者為最難至於人之所以為人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以動作威儀是將使人觀感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者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又何以為人師哉然以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之所自來者寖遠葢惟伊洛諸老先生實

始倡為道統而後知有所謂義理之學已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竝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賢之閫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矣是故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傳茍非明道則固不能以知經經既明矣吾則又知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嗚呼經師豈易得哉惟我許君昔從蘭溪金君履祥學金君本於王文憲公柏何文定公基而王何二公

則又本於黄文肅公幹葢此實朱學也然君天資深厚學力純至手抄口誦志行彌篤而且樂與人為善家故貧常僦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候謁交剡論薦而曾不為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賓容弟子儋簦負笈執經請業又必為之捜擿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初未嘗見其有惰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憮無敖無嬉笑無訾警昬瞀者華心浮躁者易貌而日就於漸摩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來君信可謂

得夫師道之重矣此葢世之所共見而無間言者也君諱譙字益之世為婺之金華人家居教授凡若干年年六十八以沒予適以事不及哭而君平日遇予極厚於是特疏哀頌一篇以淺予情此予所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尤不易得也嗚呼悲夫頌曰

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死若夢而弗蚘何經籍之可聞豈聖賢之能對倐焉蠛蠓之起滅習爾蠅蚋之攢嘬將一歸於澌盡卒無恠其嚨眛惟古之

大儒君子涵養省察戰兢惕厲道不遠人則天理民彝之所存經以載道則王綱聖髓之攸賴宜身名之並立獨不與年壽而俱壞嗚呼許君博學無方篤志不懈上追洙泗之本原前泝伊洛之宗派昭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闢荆棘之途則辭達而罔礙矧肅容而正襟恒睟面而盎背學徒麇來賓容滿座咸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其車轍之同門户之正者發之於難疑答問之頃形之於動作威儀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

吾固知其人物之標表經學之沾溉誠亦可以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已而天不憖遺曾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庭巷兮虛闃書策兮塵𡏖會稽先賢失子砥柱襄陽耆舊奪我耆蔡宋屈轂之瓠剖而無竅則渡者日溺鄭昭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斯聵此益我許君之所以警新學鎮末俗者遼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時而欲稽之於千載者也嗚呼青山如屏流水如帶惜哉遺烈閟此幽隧死而不朽炯然若在死而可作則已恭

兮黄土白雲之蕪穢矣奈之何哉其亦有可悲也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張定傳

張定者諸暨人初以武學優等賜第從軍建康歷清流潛江令端平間史嵩之制置荆湖孟珙帥軍夾攻蔡州奉香朝謁八陵定以受給錢糧從守鄧州時河南始通豪傑義士歲食官廩者僅萬人及兩淮進兵改湖北制置司計議官出江陵措置邊防團結水寨權守峽州將

羸卒萬餘對壘生擒回紇頭目夷梓公奪馬五十四騎俘數千人遂以功換閤門宣贊舍人知泰州累疏論清野利害不報去職復江東總管建康駐劄兼沿江制置司計議官召守融州廣西經略司言左右江有警融據其衝欲調外軍定曰本土自有峒丁款丁耳目便捷器械銳利若能團糾調用皆精兵也可以應敵外軍懸入不諳水土惡弱不熟谿洞險阻無適於用坐受罷弊乃大置酒教場亭上鳴鼓一呼萬甲蟻集經畧司聞而大

驚遂劾罷定吳潛當國起知通州改守德安府開慶間賈似道開都督府定往謁曰德安地小不足展布四體勢須假吾一命圖得要領歸報幕下會北兵十萬越閫嶺而東別屯黄陂陽臺定亟言德安城壁單陋合盡徙居民保漢陽都統制劉炎遂引所部禦之陽臺矢下如雨兵猝不得進似道命移德安治吳王磯頭定曰兵法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今幕府無先發之兵而德安移治彼進我退異日將無地投足遂單騎詣轉運使

趙葵稟議曰夫南人貴舟北人貴騎今聞北兵更用舟師鄂漢兵單弱不敵宜亟圖捕魚湖船虛張旗幟部令不測使出沒炫燿江北洲渚間則大江徑渡之謀可少戢也不然一旦渡江復以鐵騎蹂我鄂漢必危葵怒曰長江天塹北兵豈易渡哉君郡守知不離德安一步言及鄂漢何肻也定曰德安小郡鄂漢荊閫要害今則北兵破沙洋泊陽羅洑掠取漁船斵改鍬帮旦暮斧斤不絕整兵練衆意在渡江萬一舉鞭徑渡東南閫動吾豈

能獨受誤國罪哉癸愁愈厲曰漁舟如葉江濤渺然我轉運使也毋欺我定力爭不已曰事勢至此謀議不信嘻吾死矣已而北兵渡滸黃洲癸遂殺定定死鄂漢大抵陷沒如定言

為說者曰予嘗到諸暨過定所居處得墓隧間故碑刪為傳方史孟之夾攻蔡州蔡下故所失地歸我子女玉帛悉輦而趨北朝廷持其議曰今幸得一空城是徒有受地之名而又無兵無糧以實其地終亦不守史與孟

皆報罷北兵復起於是趙葵許甚等出軍河南大兵迎敵我軍隨潰遂割唐鄧海泗以請和當是時定守鄧州竟無與成功者已而襄樊破郢漢有警磨些善闌之兵又擣貴象奪辰沅抵長沙取澬潢北渡與郢漢兵合丞相賈懼開督進戰遣使乞解而定復為之用且欲彷彿乎荆軻秦武陽之遺風非其道矣自是北兵南下由郢之沙洋攻陽羅洑直渡江至鄂南門丞相賈統兵扼蕪湖孫虎臣前鋒對陣夏貴挾戰船二千五百橫亘江中

丞相賈將後軍殿亂射北船執縛邏騎且挑戰北兵集將樹砲擊其中堅雷鼓大振呼曰宋人敗矣丞相賈即倉惶失措舳艫蔽蕩乍分乍合北兵麾小旗率輕鋭横擊深入殺溺蔽江圖籍印符悉已遺失軍資器仗狼藉不可勝計丞相賈東走揚州孫夏竝降當是時定言悉驗然定死已久矣或曰葵與賈不協故置定死地或曰定使間到北欲翻漢陽城誘賷其衆失期一日故棄城出奔葵殺之也或曰賈至鄂許納歳幣而北兵退復有

陰謀懼泄故欲殺定託之蔡也嗚呼當滄海橫流之際
人材國勢一至於此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淵穎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淵穎集卷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薩龍光

淵穎集卷八

元　吴萊　撰

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遊頗究其所為志者葢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敦煌祈連間匈奴

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顔師古曰塞令釋種也塞釋聲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國絶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貫人往市身毒得筇竹杖蜀市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竝出指求身毒率爲西

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人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貫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數千欲以誇漢使為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特疑之也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益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

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部亦不待辨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短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

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恠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定奇言詭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髡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始基之矣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

然乘之賢達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宗何承天善天文星歴而浮屠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祇婆善彈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玆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歴厠於大衍矣甚者周孔與釋迦竝稱亦毋慮乎書格旁行而與韋編鐵擿之經混為一録也雖然天地之一氣

既朕而萬形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介者根荄者浮生者而恒出入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滅因報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惑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恠矣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户數道里遠近虛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貫耽則又皆圖而志

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為其徒設也吾頗見其與前史有異故特為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春秋繁露後題

昔予自京師還過樂陵問董仲舒所居處無有云遺廟在河壖廢者三十年或云祚平有别廟廟有元祐間碑未知祚平何以得祠也時會新御史上章議揚雄不當列祀孔子廟廷林宗起者閩人顧謂予是未能剌樂當世乃剽竊先儒緒餘欲紲死揚雄耶然漢儒獨仲舒未

列從祀不宜後雄竟未有言者仲舒所著書玉杯繁露
清明竹林之屬多說春秋事得失公羊之義疏也今具
存又總名繁露而章第或標玉杯竹林且雜取所對制
策語是豈對制策時徵諸所著之書歟或後人附會之
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
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夫求雨止雨推陰陽所以錯
行者類淫巫瞽史所為非純儒之道矣葢春秋一經書
雩書大雩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是皆實事非欲使

後之說者因是以推灾異之變而且流於術數之學也漢之諸儒乃相承言之豈或求諸聖人之過歟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洪範五行亦猶此也吁仲舒有以發之矣然而推明孔氏罷絀百家使學者有所統一卓然漢承秦滅學之後歷千載不可泯滅又何待乎從祀與否耶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

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
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
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為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
非是予益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於無窮
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
之畋商丘之徙斟鄩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絶者如綫昆
吾之强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於世曰霸此一變也
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諸侯削弱世室擅

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甯在衛崔高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雞澤一會溴梁一盟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自相歃血於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比益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從連衡各

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士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為前世莫能及遂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鷙亡厭科謫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吴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為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

庶人嗚呼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絶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彝潰動揺者豈無其故哉葢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

冀青兖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以之國於衛微子以之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

守者漢興鑒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綰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竝論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

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嗚呼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為已極自予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為

郡縣也尚可得哉

張氏大樂𤣥機賦論後題

鄉予北遊京師閱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没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及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覲乞增宫縣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户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肄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

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卒且深猒其爐韛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加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縣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益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稟賦

上與天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則為度故夫黄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黄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脩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鐘簴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

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
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
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
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
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
番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荊楚燕代之謳
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
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邊聲及隋平江左魏

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葢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兹人白蘇祇婆善彈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贍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太蔟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俗樂定雅樂唐至玄宗番部坐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

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僅拳拳於黍尺指尺之同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俗樂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俗樂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俟曾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白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黎國法曲之遺此非俗樂之雜行者乎宜

雅樂之未易遽復也然吾就俣之所學嘗謂樂工肆樂先須通達强記巧妙斡旋復窮十載曉夜之思而務諳前人格範之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況漢津蜀一縣卒竊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黄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尚可至今沿襲而不變耶嗚呼誠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殊方伎樂卒多輕儇剽殺嘄㗇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它則倡優雜劇類耳青紅塗抹子女雜擾導淫教

媒不得禁止然以殊方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得則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疋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殊方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絶學也然古者律歷二事更相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歷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鍾

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牙曠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續琴操哀江南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别援

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嘻汪益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劚門四之一

我赴劚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睠彼翼軫容星光光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無罪莽莽黄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恤我家

瞻彼江漢四之二

膽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陬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睎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縲紲姦黨心寒健兒膽裂黄河萬里氷雪峨峨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酌我酒風摧我裳氷裂我手薄送于野曷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别淚昔也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為

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遊姑蘇荒草起秣我馬裵回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忘亡誰觸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吞聲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何獨不哀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翺作讀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

者謂非翱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大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宫中常以壺觴自隨盡日不醉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盖必有以壅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慄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於酒籍令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隅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謀者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縲纍雖拔刀斫柱

不得悔嘻宋季然矣夫人者乃能以善鼓琴見工吾意其不為鄒忌必為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立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怏怏犇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晩矣天寳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江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嘆息泣下又況天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

所守者覩之於辭適契焉故録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伊耆氏大蜡樂歌辭

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曰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又曰天子大蜡八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葢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發之而為庶人庶物陽舒而陰斂雲行而雨施功加於歲則報之以歲事

之成勞著於民則饗之以國典之正伊耆氏果何氏也

將始之教民以田者也三禮義宗曰伊耆氏神農之別

號後之蜡者先嗇祀神農司嗇祀后稷則固非伊耆氏

之蜡也烈山氏之子柱本為稷而周人更用棄禮且有

若是者明堂位載魯有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掌豳

籥者鄭玄又析豳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

田畯或息老物籥宣伊耆氏之葦籥者乎自秦始置臘

漢魏之間二禮並行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

行之運盛者為蜡終者為臘及隋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百神卯祭社宮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以夏正十月周正為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相襲無別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民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此周之蜡也然而蜡之為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秦制已混之乎嗚呼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尚存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

毋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考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

載芟良耜聖人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復古者補爲庸不

有土鼓葦籥㝧寥之末音者乎遂從而録其辭

於穆泰鴻俶降嘉穀神莫帝隗肖靈之鞠經營標野改

薦腥熟休哉恤兹億載蒙福　　先嗇一

皇監下民云胡其穡篤生厥哌克用封殖恊風鳴條壚

土癉發嘉承天常式保爾極　　司嗇二

俾彼田畯人遭阻艱茅蒲襏襫銚鎒以完率育稚耋告

成萬寶越脜乃粒我王之造　農三

我田甫田我行畷鄄翳桑之饁童務何秋逖惟風后井晝九丘盍不古處允兹民逑　鄄表畷四

大哉廣川疏寫中野稻人潴波畓暵以雨膏潤畢逮畚鍤具舉豐年穰穰永得我所　坊五

先王授民肇濬兹洫宿芟萴與胼胝是力從橫川畛經緯國都自西徂東慎不可踰　水庸六

自古在昔虞共粢盛有函斯活田穉乃榮晝穴何竊獖

豸弗獰莫贇匪武用迪厥成　猫虎七

玄冥盛陰十月霜雪草枯木凋坏户咸閉袪除妖𧉪劓滅蟲蝥暑生寒死不瑕有害　昆蟲八

田居子黄隱君哀頌辭

始予弱冠時從黄隱君遊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為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樸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巖南公嘗一再攜予詣隱君質春秋隱君則曰墨守是非初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孫迪學且

盡發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避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辨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為最明太史推日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為六月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為三月在商為四月在周為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灾為五月它如晉卜偃因童謡而驗晉人

之滅號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廵狩烝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為是說豈欲以嬴秦視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為歲首後九月以為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為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歷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為首歲者乎辨日夜食

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之變春秋據見而録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慎之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即是夜食是以經不書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為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即書之經耶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歴家之算天度必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歴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歴者推之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

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豈不反為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出日當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古人之占天者當晝則測日景當初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聞雜説而輕議聖經者乎自予當時觀其辨日夜食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析文極多此最其善

持論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于六代陳隋而止唐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錄也間則致書巖南公有古今體樂府之辨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人所為準者惟漢魏為古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為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具古今體何者漢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悉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復是今體絕句它如古挽歌

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考漢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為挽歌者必以今體五七言四韻為之何耶又如古樂府題雉子班釣竿等篇唐徐彦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為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言二韻為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絶句者也此果何耶唐人詩集每有標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中獨無樂府舊嘗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詩一章一句動合律吕被之金石筦絃

播之羽旄干戚與夫唱嘆於工師瞽矇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此為四言此為五言此為七言此為古詩此為歌行此為琴操嗚呼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孟徳召李堅為鞞舞辭欲以閑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久廢不悉古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構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就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為者耶宋齊梁諸人之所為猶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耶欲

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録者槩可見矣隠君晩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一章曰耕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濯澗四章曰暴日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窓七章曰聯莢八章曰釀酒九章曰開徑每一容至需醉恒擊節高歌超然自得然頗自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老猶親自刪述不已且曰吾耄矣恐一旦即死無以籍手見古人吾又豈得與夫文士齒哉嗚呼揚雄法言書鄭子真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

子雲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子雲身為五侯之客仲元非不有隱德君高非不有文翰而終以不顯柰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之不同初不可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疏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者矣嗚呼悲夫頌曰

嗚呼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濤之未息既往類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犖呻吟佔畢聖

賢合席追其晩節偃蹇浮湛里閈漁釣爭限生而無爵
没而無謚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道之所統則
或前有千古後有萬世内有中國外有九垓予嘗觀其
著書成篋揮筆成甕將以窮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狗
馬填溝壑無以自見於世眼光流月舌音轉雷倏焉榮
華茲固不能必料其播之簡牘刻之琬琰忽爾變滅抑
亦不得必禁其聚為燐火委諸塵埃嗚呼就君平日之
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悉驗雖使投塚兮赴溺治銅兮

鑄鳥孰知其學孰慕其材幸而屬纊幸而盖棺幸而得塴則終身之願已哀又何猜有肴在俎有酒在盃歷上下四方曾不可以復作盍歸乎來

觀生堂銘

義烏樓君國禎善醫自闢堂扁曰觀生請予銘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我觀其生雖以聖人對時而育物者率不逃乎肖象與形聲誠推其本則民不夭札物無疵癘特在乎風雨之調寒暑之平遂充其技則炎冷

迭變燥濕殊施迺欲寄命乎蠃蟲之甲翅草樹之根莖上追苗父僦貸季之神牘下逮桑君秦越人之智精每能洞見乎心肝膽肺之系絡實有以雜致乎鍼砭湯熨之重輕我求我醫何異操兵視一身百骸之會如國之有政察山林海陸之產則辛鹹苦滑猶干楯矛戟或宜野戰或類防城然則兵本所以活國醫本所以活民而特繫於我用之能否彼不度地而浪戰不診脈而試藥者亦徒使夫天人之交戾龍虎之妄爭是固未足以究

夫觀生之易而盡彼衛生之經猗歟樓君幼通難素長識運氣遂以醫鳴居藥在皮蓄書塞楹吾然後知夫周秦邯鄲之所貴者悉踵於戶而無遁其情矣

義烏樓君王汝墓碣銘并序

義烏樓君王汝既卒子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出學童識字一編請予序曰凡盈天地之兩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轉注假借

音同字異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不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因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偽學之日勝造字偏傍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鑑小學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疏造理日窒憑私臆決顛倒錯逆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盍今玉汝頗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

以盡繼古小學然皆精緻可傳予益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亨泣且請曰書幸序已墓上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賜以銘按君樓氏諱有成字玉汝世為婺之義烏人曾祖昺祖琰父建中咸業儒君自宋季早以善詞賦有聲會江南内附而君遂老家居教授江淮提舉司聞君名就檄君無為路儒學學録君竟以不覩聞達卒家實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八配童氏子男四人長曰則仁次曰於義次曰彌老幼則光亨也孫男

十三人曰慧曰用曰性曰韶曰祐曰武曰行曰善曰與
曰玓曰爍曰珍曰璉曾孫男六人致寧致康致愷致中
致和致悌光亨等即以卒月三十日葬君于智者鄉梅
口山之原自墓去家不越百舉武而近予觀宋季以來
東南學者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間出而義烏何茂
恭喻叔奇兄弟最為翹楚曾未百年文墨寂寥簡編零
落可以使人長歎而於邑者光亨每言君輯古今字書
年已衰耄然猶日夜發聖經賢傳諸子雜書而誦之隨

得隨抄遂成卷帙嗚呼其老且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已銘曰有嚴斯栽有瀐斯瀦誰歟窆者曰老一儒妥爾魂魄仞爾室廬爾嘗爾烝子孫靡不承

淵穎集卷八